



望溪先生文

偶

序

禮記析疑序

受業王兆符程峯

輯



自明以來傳註列於學官者於禮則陳氏集說學者弗心鑿也壬辰癸巳間余在獄篋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視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義則多未審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蓋禮經之散亡久矣羣儒各記所聞記者非一時之人所記非一代之制必欲會其說於一其道無由第於所指之事所措之

言無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畧舉一端而始末不具，無可稽尋其言，或本不當義，或簡脫而字遺解者，於千百載後意測而懸衡焉，其焉能以無失乎？注疏之學，莫善於三禮，其參伍倫類，彼此互證，用心與力，可謂艱矣。宋元諸儒，因其說而紬繹焉，其於辭義之顯然者，亦既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用此知古書之蘊，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所能盡也。然惟前之人既闢其徑塗而言有端緒，然後繼事者得由其間而入焉，乃或以已所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艱過矣。余之爲是學也，義得於記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陳說而審詳焉者，十三四，是固陳氏之有以發余也。既出獄校以衛正，叔集解去其同於舊說者，而他書則未暇徧檢。蓋治經者求其義之明而已，豈必說之自己出哉？後之學者有欲匯衆說而整齊之，則次以時代而錄其先出者可矣。

周官析疑序

周官一書豈獨運量萬物本末兼貫非聖人不能作哉。卽按其文辭，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詩書無與之並者矣。蓋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葉，而是書指事命物，未嘗有一辭之溢焉。常以一字二字盡事物之理，而達其所難顯，非學士文人所能措注也。凡義理必載於文字，惟春秋周官則文字所不載而義理寓焉。蓋二書乃聖人一心所營度，故其條理精密如此也。嘗考諸職所列有彼此互

見而偏載其一端者有一事而每職必詳者有畧
舉而不更及者有舉其大以該細者有卽其細以
見大者有事同辭同而倒其文者始視之若樊然
淆亂而空曲交會之中義理寓焉聖人豈有意爲
如此之文哉是猶化工生物其巧曲至而不知其
所以然皆元氣之所旁暢也觀其言之無微不至
而曲得所謂如此况夫運量萬物而一以貫之者
乎余初爲是學所見皆可疑者及其久也義理之
得恒出於所疑因錄示生徒使知世之以周官爲
僞者豈獨於道無聞哉卽言亦未之能辨焉耳

周官集注序

朱子既稱周官徧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謂頗有不見其端緒者學者疑焉是殆非一時之言也蓋公之兼三王以施四事者具在是書其於人事之始終百物之聚散思之至精而不疑於所行然後以禮樂兵刑食貨之政散布六官而聯爲一體其筆之於書也或一事而諸職各載其一節以互相備或舉下以該上或因彼以見此其設官分職之精意半寓於空曲交會之中而爲

聖溪集 六
文字所不載迫而求之誠有茫然不見其端緒者。及久而相說以解然後知其首尾皆備而脈絡自相灌輸故歎其徧布而周密也。余嘗析其疑義以示生徒猶苦舊說難自別擇乃並纂錄合爲一編大指在發其端緒使學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纖悉推說之衍蔓者概無取焉蓋是經之作非若後世雜記制度之書也。其經緯萬端以盡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繼日窮思而後得之者學者必探其根原。知制可更而道不可異。有或異此必蔽虧於天。理而人事將有所窮然後能神而明之。隨在可濟於實用。其然則是編所爲發其端緒者特治經者所假道而又豈病其過畧也哉。

春秋通論序

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先儒之說就其一節。非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而比以異事而同形者。則不可通者十八九矣。惟程子心知其意。故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異義。但一字異則義必異焉。然經之異文有裁自聖心而特立者。如魯夫人入各異書之類是也。有沿舊史而不能革者。稱人稱爵稱字稱名或氏或不氏之類是也。其間毫茫之辨。乍言之若無可稽尋。及通前後而考其義類。則

表裏具見。固無可疑者。抑嘗考詩書之文作者。非一而篇自爲首尾。雖有不通無害乎。其可通者。若春秋則孔子所自作。而義貫於全經。譬諸人身。引其毛髮。則心必覺焉。苟其說有一節之未安。則知全經之義俱未貫也。又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畧。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間。所以考世變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於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未由得其間也。余竊不自忖。謹師戴記。與程子之意。別其類爲三十有六。而通論其大體。凡九十章。又通例七章。使學者知所從入。至盡其義。類與聖心同揆。而無一節之不安。則願後之君子。繼事焉耳。

其間春秋直解序

自程朱二子不敢以春秋自任而是經為絕學矣夫他書猶孔子所刪述而是經則手定也今以常人自為一書其恚意端緒必有可尋况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乎蓋屈摺經義以附傳事者諸儒之蔽也執舊史之文為春秋之法者傳者之蔽也聖人作經豈豫知後之必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舊史所載事之煩細及立文不當者孔子削而正之可也其月日爵

次名氏或略或詳或同或異策書既定雖欲更之
其道無由而乃用此為褒貶乎於是脫去傳者諸
儒之說必義具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
矣然後以義理為權衡辨其孰為舊史之文孰為
孔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余之始為是學
也求之傳注而樊然殺亂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
蓋心殫力屈幾廢者屢焉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
參互及衆說殺亂而不安者筆削之精義每出於
其間所得積多因取傳注之當者并己所見合為
一書以俟後之君子其功與罪則非蒙者所能自
定也

刪定荀子管子序

自周以前。上明其道。而下守之。以爲學。舍故府之禮籍。史臣之記載。太師所陳之風謠。無家自爲書者。周衰道散。然後諸子各以其學鳴。惟荀氏之書。略述先王之禮教。管氏之書。掇拾近古之政法。雖不徧。不該。以視諸子之背而馳者。則有間矣。而其義之駁辭之蔓。學者病焉。切而究之。荀氏之疵累。乃其書所自具。而管氏則衆法家所附綴而成。且雜以道家之說。齊東野人之語。此則就其辭氣可

識別者也。余少時嘗妄爲刪定，茲復審詳，凡辭之繁而塞詭，而俚者悉去之，而義之大駁者則存而不削。蓋使學者知二子之智，乃以此自瑕而爲知道者所深擯，亦所以正其趨向也。管氏之書，其本真蓋無幾，以其學旣離道而趨於術，則凡近似而有所開闡者，皆得以類相從而無暇深辨焉耳。

重訂禮記纂言序

元儒臨川吳氏三禮之學，惟戴記纂言爲當。高安朱公可亭重訂焉，辨析開闡，自爲之說者其多與吳氏等而精密，則過之。其書行世久矣，而必欲余爲之序，蓋公抱疾數年，惟經學爲孜孜，時與余商論而見謂微有知也。余嘗怪詩書所傳出於唐虞三代之卿相者，十八九而漢唐以後以經學相承者，皆樵悴專家之儒，卿相則無一有焉。其能者不過於詩賦辭章，得其崖畧而已。蓋古之人必德之

聖溪集
盛學之優然後任此位後世或以勲勞或以地勢
又其次則科舉之士累日積久以致之則其心不
能專而日有不暇給固其宜也惟

本朝安溪李文貞公周易通論尚書洪範傳所見
有進於前儒者而近復見公此書及儀禮節畧蓋
二公於諸經皆沉潛反覆務究其所以云之意而
二書尤平生精力所專注宜其可以逾遠而存也
李公早歲登甲科五十以後始開府於畿南其在
中朝皆文學侍從之官其於講學治經固宜寬然

有餘而公自翰林出爲縣令徧歷煩劇以晉大府
使衆人當之宜無晷刻之暇而能深探乎禮意若
此蓋公自承親事君以及治家交友皆應乎禮經
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所得不可以恒情測也抑
吾因此有感焉自

聖祖仁皇帝篤好周易尚書竟世講誦不輟

聖上繼序

郊廟禮器冠服差等多依古禮經
制詔所頒常引周官之法度而二公各應期而以

聖溪集
經學鳴記有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以生甫及
申推本以爲文武之德故余因序是書而并發斯
義俾後公而生者益愾乎有志於諸經未發之覆
也。

孫徵君年譜序

容城孫徵君既歿三十有七年其曾孫用楨以舊
所編年譜屬余刪定既卒事而爲之序曰自古豪
傑才人以至義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衆矣而
傳經守道之儒無是也極其患至於擯斥流放胥
靡而止耳其或會天道人事之窮而至於授命則
必時義宜然而與俠烈者異焉世皆謂儒者察於
安危謹於去就故藏身也固近矣而未盡也蓋人
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三才萬物之理全而賦之乃

昏焉不知其所以生而自殺於物者天下皆是也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惟聖賢足以當之降此則謹
守而不失惟儒者殆庶幾耳彼自有生以至於死
屋漏之中終食之頃慄慄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
而無以爲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艱較之奮死於
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爲心而藉之紀
綱乎人道者也豈忍自戕賊哉孔子於道常歎然
若不足而死生之際則援天以自信蓋示學者以
行身之方而使知其極也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將

亡而不可強以仕此固其所以爲明且哲也然楊
左諸賢之難若火燎原而出身以當其鋒及涉亂
離屢聚義勇以保鄉里旣老屏跡耕桑猶以宵人
幾構禍殃迹其生平跼於危死者數矣在先生自
計固將坦然授命而不疑而卒之身名泰然蓋若
有陰相者今譜厥始終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
身與心則粹乎一準於先儒學者考其立身之本
末而因以究觀天人之際可以知命而不惑矣

學案序

昔先王以道明民。範其耳目百體。以養所受之中。故精之可至於命。而粗亦不失爲寡過。又使人漸而致之。積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程朱之學。所祖述者。蓋此也。自陽明王氏出。天下聰明秀傑之士。無慮皆棄程朱之說。而從之。蓋苦其內之嚴。且密。而樂王氏之疎。也。苦其外之拘。且詳。而樂王氏之簡。也。凡世所稱奇節偉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強奮發。一旦而成之。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

望溪集 十五
之日以至於死。無一息不依乎天理。而無或少便其私。非聖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爲宗。由是耳目百體一式於儀。則而無須臾之縱焉。豈好爲苟難哉。不如此。終不足以踐吾之形。而復其性也。自功利辭章之習成。學者之身心蕩然而無所守也久矣。而驟欲從事於此。則其心轉若鶩。而安其耳目百體。轉若崎嶇。而無措。而或招之曰。由吾之說。塗之人可一旦而有悟焉。任其所爲。而與道大適。惡用是。眈眈者哉。則其決而趨之也。不待頃

矣。然由其道醇者。可以蹈道之大體。而不能盡其精微。而駁者。遂至於猖狂而無忌憚。此朱子與象山辨難時。卽深用爲憂。而預料其末流之至于斯極也。金沙王無量輯學案。以白鹿洞規爲宗。而溯源于洙泗。下逮饒仲元。真西山所定之條目。以及高顧東林之會約。蓋無量生明之季。世王氏之颺流。方盛。故發憤而爲此也。此所謂信道篤而自待厚者。與惜乎其學不顯於時。無或能從之。而果有立也。今其孫澍將表而出之。學者果由是而之焉。

則知吾之心必依于理而後實。耳目百體必式于儀則而後安。而馴而致之亦非強人以所難。既志于學。胡復樂其疎且簡。以爲自欺之術哉。

畿輔名宦志序

名不可以虛作。况守官治民。其尊顯者大節必有徵於朝野。其卑散者遺愛必有被于閭閻。宜乎公論彰明。而不可以爲僞矣。然取諸舊史者。得其實爲易。而取諸郡州縣志者。得其實爲難。蓋非名實顯見。末由登於國史。而史作於異代。其心平。故其事信。若郡州縣志。則並世有司之所爲耳。其識之明。未必能辨是非之正。而恩怨勢利。請託又雜出於其間。則虛構疑似之迹。增飾無徵之言。以欺人。

於冥昧者不少矣。高邑趙忠毅公有明一代可計數之君子也。同時宦於畿輔風節治行見於公文而確乎有據者凡二十餘人。而郡縣舊志無一及焉。觀其所不載則載者可盡信乎？欲削其所疑則非小善必錄之義。且無以辨其非真。欲別求其可信則不與公同時及同時而未見於公文者。又絕無可考。以是推之。欲賢者之不遺而無實者不得。冒濫豈易言哉？雖然。愚而不可欺者民也。宦必有跡。每見一州一邑三數百年中吏之仁暴污潔智

愚士大夫皆能口道焉。又其近者山農野老能指名焉。中人之冒濫或久而莫辨。若顯悖於所聞。衆必譁然而摘其實。此傳所稱有所有名而不如其無者也。故余志名宦自元以前一以舊史爲斷。自明以後姑仍郡州縣志而見於忠毅之集者。轉不以著於是。編蓋一人之文。一郡一時之事。特千百之十一耳。載之則所漏實多。故具列其所以然。俾他日有司之爲志者。知怵然爲戒。詳酌於民言而達於史官。又以見忠直循良之實。必博求之君子。

望溪集
十九
之言信而有徵者母專據有司之方志而仕宦者
之子孫慎毋虛美其先人而轉以自播揚也

教忠祠祭田條目序

憶康熙辛卯余以南山集序牽連赴

詔獄部檄至日方中知江寧縣事蘇君偕余入白
老母稱相國安溪李公特薦有

旨召入南書房即日登程吾母噉然而哭是夕下
江寧縣獄二三同學急求護心柔骨之藥以行安
知尚有生還之日支體無傷子孫親戚盡在左右
哉此乃

三聖如天之德世世子孫毀家忘身而未足以報

望溪集卷之九
十九
之言信而有徵者母專據有司之方志而仕宦者
之子孫慎母虛美其先人而轉以自播揚也

教忠祠祭田條目序

憶康熙辛卯余以南山集序牽連赴

詔獄部檄至日方中知江寧縣事蘇君偕余入白

老母稱相國安溪李公特薦有

旨召入南書房即日登程吾母嗷然而哭是夕下

江寧縣獄二三同學急求護心柔骨之藥以行安

知尚有生還之日支體無傷子孫親戚盡在左右

哉此乃

三聖如天之德世世子孫毀家忘身而未足以報

者也獄辭上蒙

恩免死繫籍漢軍己亥夏以疾困自危作書示宗子道希命次第歸贖高莊出賣之田以其半供祭掃自忖不得復見先人之墳墓安知衰殘之軀延至八十親見宗祠祭田之粗具哉滇遊紀聞案吏議方宗人無疎戚皆罪在大辟安知

聖祖矜憫并免放流

世宗肆赦各還鄉里祠成之日會祀於金陵者五十有七人哉此又吾祖宗陰相哀籲於皇穹而得

自天之佑也余乃使子孫私蓮池及吾所自置之田而棄先人之遺命忘祖宗之享祀敢乎哉吾兄弟三人少忍飢寒勤學問皆啜血弟早夭吾與兄時抱疾而遠遊每戒行吾母隱慙背人掩涕必涉月連時良辰令節對女婦每當食而哽噎兄歸自燕齊疾遂不振乙亥余在涿鹿幾死者屢焉計所以贖蓮池置桐廬高濬之田皆吾與兄心力之所瘁吾母涕淚之所寓也子孫而以纖毫自私忍乎哉凡茲條目尚其世守之

教忠祠規序

宗法祭禮之廢久矣唐宋諸賢所討論當其身不能盡行而欲世為天下法得乎禮雖先王未嘗有可以義起者以協諸人心而衆以為安也古者建國始得立五廟北宋以前猶有四廟三廟二廟之制自程子謂人本乎祖服制以高曾相屬則時祀宜及高曾冬至宜祀始祖遠祖自是以後學士大夫及庶民皆遵用而功令亦不復為之程以人情所安不可強抑耳而朱子於始祖遠祖則不敢祭

非獨疑於僭也蓋內反於身覺哀敬思慕之誠達於高曾已覺分之難滿又進而推之遠祖始祖恐薄於德而於禮為虛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此物此志也蓋程子以己之心量人覺高曾始祖之祭闕一而情不能安朱子則以禮之實自繩覺始祖遠祖之祭備舉而誠不能貫義各有當並行而不相悖也苞性頑薄少壯遠游祭多不與難後涉公事朝夕促

促有祭而無齋撫躬自思惟父母兄弟忌日必為愴然耳春秋秩祀布几筵奉薦而進雖吾父吾母亦未嘗如見乎位如聞乎容聲况王父母以上未逮事者乎用此將祭之先既祭之後以臨尸不作及愛其所親之義內訟乃知無怍於祖無怍於高曾之難為之怵然而因此見朱子之心焉又思若竟廢高曾之祭則愧怍亦無由而生是又程子使中人以上各致其情自勉於禮之意也茲酌定祭禮兼立祠規皆以愚心所安依古禮經而準以衆

人所能行吾子孫能恪守之則於古者立宗收族
之義猶有什一之存焉其或愈於蕩然不為之制
也與

不瀆吳宥函文稿序

自余客金陵朋齒中以文學著稱於庠序者多不
利於科舉而吳君宥函爲最歲甲申總其課試古
今文爲二集而屬余序之余觀自明以來取士之
功令施於學校之試者猶寬而直省禮部之試特
嚴惟其少寬也故士之聲實雖未得備知而歷試
之冊籍可稽也其鄉之士大夫可訪也惟其特嚴
也故不肖者由苟道以營其私而所號爲賢者亦
自任一時之見而無由考其信故學校之試以申

人所能行吾子孫能恪守之則於古者立宗收族
之義猶有什一之存焉其或愈於蕩然不為之制
也與

吳宥函文稿序

自余客金陵朋齒中以文學著稱於庠序者多不
利於科舉而吳君宥函爲最歲甲申總其課試古
今文爲二集而屬余序之余觀自明以來取士之
功令施於學校之試者猶寬而直省禮部之試特
嚴惟其少寬也故士之聲實雖未得備知而歷試
之冊籍可稽也其鄉之士大夫可訪也惟其特嚴
也故不肖者由苟道以營其私而所號爲賢者亦
自任一時之見而無由考其信故學校之試以中

望溪集
智司之而不當者十之一。直省禮部之試以明者
主之而當者十之五。朱子有言：恃法以禁私者，非
良法也。可以爲私而不私，然後民受其利。余嘗謂
鄉舉里選之制，復則衆議不得不出於公，而或恐
士皆飾情以亂俗。嗚呼！是不達於先王所以牖民
之道也。凡物矯之久，則性可移；而况人性所固有
之善乎？東漢之興，士大夫之厲廉隅而尚竒節者，
其初豈不出於矯也哉！然其究至於毀家亡身而
不貳，則亦非人情所能僞矣。揉木以爲輪，雖槁暴

而不復挺者，矯之久以成性也。懸法以驅民於死，
其勢甚逆。然秦人之行之數世，則其民之冒白刃而
捐要領也，若性然。况乎教化之行，其顯者漸民於
耳目，心志之間，而其微者足以贊化育而密移於
性命之際。董子所謂陶冶而成之者，是也。而反疑
其長僞以亂俗，過矣。夫教化旣行，其取之也求以
可據之實行而論之，以少長相習之人，猶未必其
皆得焉。乃用章句無補之學，試於猝然而決，以
人無憑之見，欲其無失也，能乎哉？宥函學老而行

醇上之所求於士者宜此等也而數擯於有司故
余序其文而有感於教人與取之之得失如此至
其文則皆出於課試流傳四方而衆載其言久矣
蓋不以余文爲輕重也

儲禮執文稿序

昔余從先兄百川學爲時文訓之曰儒者之學其
施於世者求以濟用而文非所尚也時文尤術之
淺者而旣已爲之則其道亦不可苟焉今之人亦
知理之有所宗矣乃雜述先儒之陳言而無所闡
也亦知辭之尚於古矣乃規摹古人之形貌而非
其真也理正而皆心得辭古而必已出兼是二者
昔人所難而今之所當置力也先兄素不爲時文
以課余時時爲之期年而見者盡駭以試於有司

無不擯也。余曰：時文之學，非可以濟用也。何必求其至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哉？先兄曰：非世之人不能好也。其端倪初見而習於故者，未之察也。且一世之中而既有一二人爲之，則後必有應者。而其道不終晦。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昔朱子之學嘗不用於宋矣。及明之興而用者，十四五當天地閉塞，萬物洶洶之日，以一老師率其徒以講明此理於深山窮谷之中，不可謂非無用者矣。乃功見於異代而民物賴以開濟者，且數百年。故君子之學。

苟既成而不用於其身，則其用必更有遠且大者。此與時文之顯晦大小不類而理則一也。自先兄不幸早世，其所講明於事物之理而求以濟用者，既未嘗筆之於書，獨其時文爲二三同好所推遂，浸尋流播於世。至於今而海內之學者，幾於家有其書矣。夫時文者科舉之士所用以牟榮利也，而世之登高科致膺仕者，出其所業，衆或棄擲而不陳而先兄以諸生之文，一旦橫被於六合，沒世而宗者不衰，好奇嗜古之士至甘戾於時，以由其道。

夫以學中之淺術而能使人有所興起如此况其
可以濟用者而適與時會乎然用此亦可知儒者
之學雖小而不可以苟也先兄之文雖爲世所宗
而得其意者實寡今儲君禮執殆所謂應之者與
窺其所以爲文之意而按其理與辭何與先兄之
所言者相似也自先兄之亡余困於貧病非獨其
學之大者不能承而特文之說亦鹵莽而未盡其
蘊焉觀禮執所見之能同未嘗不驚喜而繼之以
悲也

熊偕呂遺文序

余客游四方與當世士大夫往還日久始知歐陽
公所云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於世毫無損益
而不足為有無洵足悲也故中歲以後常陰求行
身不苟而有濟於實用者雍正元年川陝總督年
羹堯入覲所至院司提鎮皆過禮以崇敬一時爭
傳山西壽陽令供具一守驛站故常傳呼紛至則
獨身前往羹堯亦異之問其姓名則江西安義熊
應璜偕呂也是年始以進士出試用到官即象八

夫以學中之淺術而能使人有所興起如此况其
可以濟用者而適與時會乎然用此亦可知儒者
之學雖小而不可以苟也先兄之文雖爲世所宗
而得其意者實寡今儲君禮執殆所謂應之者與
窺其所以爲文之意而按其理與辭何與先兄之
所言者相似也自先兄之亡余困於貧病非獨其
學之大者不能承而時文之說亦鹵莽而未盡其
蘊焉觀禮執所見之能同未嘗不驚喜而繼之以
悲也

熊偕呂遺文序
余客游四方與當世士大夫往還日久始知歐陽
公所云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於世毫無損益
而不足為有無洵足悲也故中歲以後常陰求行
身不苟而有濟於實用者雍正元年川陝總督年
羹堯入覲所至院司提鎮皆過禮以崇敬一時爭
傳山西壽陽令供具一守驛站故常傳呼紛至則
獨身前往羹堯亦異之問其姓名則江西安義熊
應璜偕呂也是年始以進士出試用到官即象八

卦區境內為九宮各計廣輪擇走集支湊之地設
社倉一義學一中央倍之凶荒賦粟不遠其居少
長相師以親以睦區中聯伍相保相糾盜賊奇衰
之民居無所容竄無所匿期月政行鄉郊無犬吠
之警嗚呼此周官比閭族黨州鄉之法朱子所謂
合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
田獵而共為一事者此法行則人人安其居宿其
業守其分承其事而天下平矣乃君踰年而卒於
官余難後先祖及亡兄弟再卜葬再以陰流入壙

起厝乾隆七年告歸余生癸亥自江西為余求兆
域八年秋又因吾友魏方伯慎齋而得熊秀才又
昌叩之則壽陽君之子也因是具志君之生平其
進退取與必以古義自繩久因公車房師某界數
百金使由捷徑君固辭不受及當官則為前令任
宿負以毀其家其家居倡復廬溪堰潤三十餘里
垂五十年不困於旱潦噫行身不苟而才濟於實
用君其庶幾乎惜乎吾與生同時而不得一見其
人罄其胸中所蘊蓄也又昌個儻有父風為余涉

三江彭蠡之險往反四千餘里連歲再至而後有成事將歸出君制義請序發而視之其源出於其鄉先生陳章諸公而小變其格調蓋君久於場屋不得不參用歐公所謂順時者而性質之耿介智識之闕深時躍露於辭氣之外則其積於中者不可掩也然以君之篤志經史古文皆未晚哉書而所存惟制藝以君高望遠志於周官之治教而不獲成政於一邑之間序其文未嘗不掩卷而三歎也

中余東木時文序
乾隆八年冬十月余生庾以余先兆未卜復至自宜黃出其尊人東木先生時文請序余正告之曰子之尊人與余共事書館無間晨夕後雖各有典司而旬月中未有不再三見者其所志所學所為詩古文無不與余商論而未嘗及于時文今鈔版行世有年而有是請殆子之意非尊人之命余自序宜興儲禮執之文為其本師所點竄以序為戒者已數十年雖相知如慕廬韓公蓮山廖公不能

強而今為此則義有虧且余雖立戒而恃游好自
為序而標余名及不知誰何之人詒託以誑書賈
者數數然矣而未嘗一為別白以吾之戒素明也
而今為此毋乃使人疑夫詒託者之皆真乎癸作
而言曰吾父獲交久長而不敢請以先生之戒明
也而私嘗命癸曰汝能使先生序吾文則孝莫大
焉吾非欲以時文爭名於時也先生老矣吾所祈
嚮與所以交於先生不可使沒於後世耳願先生
即取茲所以命癸者而筆之書則不惟可明戒于

前且可以辨偽於後矣癸之請也有辭而持之有
故乃發其父之文而觀之蓋久困於舉場故擇義
遣辭不敢過為艱深怪特而中所蘊涵則非順時
取譽者所能貌似此好古積學之自然而流露者
也西江士友並稱安義熊偕呂之文其子及行亦
以序請而未以其文來會余感癸言歷為戒之顛
末使報其尊人故并及之

左華露遺文序

丙午秋吾族叔父諾夫至京師相問勞畢即出一編曰此吾妹夫左君華露遺文也華露為忠毅公之弟侍御曾孫年十二能倍誦五經遊庠序有聞未三十而夭吾妹不食經旬既而以姑老義不得死隱憫至今十餘年纍然麻衣近始為定嗣且刻其遺文謂能使其夫之名字不沒於後者惟子之一言子惡能已於言哉往者邑子何景桓垂死以文屬所親必得余序死乃瞑余既哀而序之又以

歎夫為科舉之學者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時
文之知至於既死而不能忘蓋習尚之漸人若此
今華露之文非自欲刻之則無病也而吾族姑念
無可以致厚於其夫者而圖名字之不沒於後則
與尋常女婦之所見異矣華露之文實清新可喜
惜乎天奪其年而不克終其業也諾夫風精於文
律故余為敘其大略而論定之詳則轉以相屬云

十二楊黃在時文序
自明以四書文設科用此發名者凡數千家其文
之平奇淺深厚薄強弱多與其人性行規模相類
或以浮華炫耀一時而行則污邪者亦就其文可
辨而久之亦必銷委焉蓋言本心之聲而以代聖
人賢人之言必其心志有與之流通者而後能卓
然有立也丙午丁未間聞喜楊黃在守選京師與
余交聞出其時文能曲暢所欲言以顯事物之理
又能抽繹先儒之書而發其端緒之未竟者余親

為點定凡數十篇觀其文意其人必能自樹立常
欲開之使得展布其後高安未可亭入為御史大
夫叩以江西良吏則以君為首時君令建昌尋以
部推知廣西賓州未赴任丁外艱及服闋補廣東
德慶州則高安既沒余亦罷官君以愷直忤監司
巧法相中其在江西事三守二監司皆苦相擠而
大府持之以君為高安所重耳君既削職士民醵
金為道齋三日而具送者布路二百里不絕乾隆
十二年冬博野尹元孚督學江蘇欲得正直有學

行者相助正文體磨礪羣士余謂非君不可元孚
通書使者再返以次年五月望後五日至崑山而
元孚以七月望日卒於松江使院君適遘瘧寒疾
就余於金陵將與余縱覽江介川岳洞壑而疾久
未瘳其子雲松重刻其時文余覆閱之益信文之
於人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也君治法不愧古循
吏士民誠服獨所至必見惡於長官元孚思用其
文學以廣教思涉月而有變欲少從容山水間而
疾困之不可謂非所遇之窮也然余戒為時人作

序四十餘年至君之文則不請而有言覽是編者可慨然想見其為人矣

序四十餘年至君之文則不請而有言覽是編者可慨然想見其為人矣

青要集序

青要山在新安東北隅澗樵呂公讀書其中因以

名詩集公之子耀曾余同年友也而公尤善徐屬

序其詩有年所矣余夙有戒屢固辭焉公將歸謂

余曰子之戒苦衆人之擾擾耳吾兩人皆衰老姑

序以慰吾心而出之於身後若何公至家三日而

歿其孫肅高來告喪在途有遺命諄諄及此耀曾

以書速至再三余卒卒無餘閒又念誌公之墓已

及公詩無為復序也雍正八年十一月朔後三

日夜過中夢公持青要集刻本手緒余夙所心愜
使更視之坐移時作而曰茲為永訣矣俄而若將
遠行公使人來贖覺而公之音容凄然在吾目也
嗚呼豈公既歿而猶拳拳於此乎抑余負諾責心
有歉焉乃周官之所謂思夢乎公之靈果在天壤
所不可知然用此知力所不給不宜漫應以病吾
心而古賢之無宿諾惟其始之嚴且確也公詩格
調不襲宋以後吟咏性情即境指事惻惻感及實
得古者詩教之本義乃備叙始末俾耀曾以告公

墓而毋刊布焉是乃公與余之成言也

蓋而辨其... 且確也公詩格... 則... 實...

余或薦青山人詩序

苞童時侍先君子與錢飲光杜于皇諸先生以詩

相唱和慕其鏗鏘欲竊效焉先君子戒曰毋以為

也是雖小道然其本於性質別於遭遇而達以學

誦者非盡志以終世不能企其成及其成也則高

下淺深純駁各肖其人而不可以相易豈惟陶謝

李杜堯然於古昔者哉即吾所及見宗老塗山及

錢杜諸公千里之外或口誦其詩而可知作者必

某也外此則此人之詩可以為彼以徧於人人雖

合堂同席分韻聯句掩其姓字即不辨其誰何漫
為不知何人之詩而耗少壯有用之心力非躬自
薄乎芑用是遂絕意於詩而自餬口四方歷吳越
齊魯以至都下海內以詩自鳴者多聚焉就其能
者或偏得古人之氣韻苦樸其格調視衆人亦若
有異焉然雜置其倫輩中亦莫辨為誰何其門戶
可別者僅兩三人至晚歲乃得薦青薦青山人也
余往來京師四十餘年未有道其詩與名字者蓋
余方混混塵俗中所見多衣冠馳騫之士而薦青

匿跡於窮山其聲光自莫由而達也乾隆二年杪
冬余自

武英殿出居西華門隅子姪輩多稱東村石君之
詩東村以詩投果蕭洒無世俗人語遂因東村以
得薦青其後薦青以詩來不待終篇而知非他人
作也又二年或鋟其詩於版乞言於余東村之門
人聞之亦刻其山居詩二十首東村一旦悉焚平
生所作誓不更為而謀去家以從薦青於山中噫
薦青非山人也其家世勳舊方

聖祖仁皇帝西征澤旺嘗自請赴絕塞開壑以給
屯軍在軍中踰年莫有知者遂歸絕人事閉關於
盤山蓋天實限以詩人之遭遇而使之盡志於斯
術也東村齒未艾其子仕進方得路而欲從廡青
於山中且焚詩而不為與先君子所以戒苞者似
有合焉其志可量也哉

王巽功詩說序

易春秋而外經之難治者莫如詩禮各有所指之
事書之事可知也人可知也世可知也詩則事之
有徵及辭意顯而可辨者無幾而得其人與世者
尤稀學者惟就其辭以意逆之故其說終古而不
可一必欲得其事必欲得其人必欲得其世而附
會以成之者小序也自朱子以理為衡辨而斥之
然後詩之大體有可稽尋然以惡序說之深或並
其猶可以通者而斥之或於詩之辭意可以兩行

者而一斷之故自是以後學者雖知序說之非而
而於朱子之說亦尚有不能愜者語曰三代之際
非一士之知也蓋聖人之經之難治也亦若此已
矣溼陽王巽功以詩說國風示余其所疑於序說
之可存與朱子之說之未盡者同余者十六七焉
其自為說同余者十二三焉余嘗謂經者天地之
心說之而當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用此
嘉巽功之篤學而又自喜用心之不謬也然吾聞
君子之為學也至於辨之明思之審以致於理之
之一然後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若夫朋友
講習之初必彼此互異抵隙攻瑕相薄相持而後
真是出焉故朱子於志合道同之友如南軒伯恭
往復論辨齟齬者十七八若好人之同乎己則介
甫之所以自蔽也余之說既多與巽功同恐不足
以益巽功巽功其更求異己者而與之講議可也
異功將更定其書之體例而索序於余乃為述古
人共學之義俾知其難毋好同而惡異以致於理
之一而余亦得因之以自鏡焉

巖鎮曹氏女婦貞烈傳序

歎縣曹晉表傳其高曾以下遠近宗婦貞烈者四

十有五曹氏之女許嫁而守貞終世為嫠遭變

而死義者十有三人余觀婦人以節完者六經所

著衛共姜紀叔姬兩人而已蓋自周以前婦人不

以改適為非男子亦不以再嫁者為恥齊桓怒少

姬未絕之也而蔡人嫁之卻犖求婚魯人為奪施

氏婦公侯卿族如此則他可知矣李斯頌秦始皇有

有子而嫁倍死不貞妻為逃嫁子不得母之文蓋

前此非教禁之所及也嘗考正史及天下郡縣志
婦人守節死義者秦周前可指計自漢及唐亦寥
寥焉北宋以降則志數之不可更僕矣蓋夫婦之
義至程子然後大明前此以范文正公之賢猶推
國恩於朱氏而程子則以娶其子婦者為其孫之
仇其論娶失節之婦也以為己亦失節而餓死事
小失節事大之言則村農市兒皆耳熟焉自是以
後為男子者率以婦人之失節為羞而憎且賤之
此婦人之所以自矜奮與嗚呼自秦皇帝設禁令

歷代守之而所化尚希程子一言乃震動乎宇宙
而有關於百世以下之人紀若此此孔孟程朱立
言之功所以與天地參而直承乎堯舜湯文之統
與黔越有犛民焉女子許嫁則去其家而適野有
身然後歸匪是則父母不收夫家不迎也豈其性
殊與亦習所蔽耳使嚴申國禁而開以聖賢之教
安知其不可終革乎吾因晉袁所述有感於古今
禮俗之變其發有端其成有漸而備論之如此又
以見晉袁之為此亦將有輔於世教而非徒為曹

氏之光榮也
豈欲之變其發
其味其不
與無
言
或
風

文貫李穆堂文集序
余與穆堂始相見即相與議所處康熙庚寅抄冬
穆堂以庶吉士觀省歸里道長干停船過余余時
以老母衰病不敢遠行而將吐使及族姍皆謂誤
殿賦期廷再三懼物議穆堂獨正議以排之余因
謂穆堂子必大為世用不及今肆力於學則無其
時矣逾年而余以南山集牽連兼罹宗禍荷
先帝赦除召入自北所入
內廷編校而穆堂官益達各以職事拘綴惟一見

於故相國安溪李公所及公以庶事備錄其
先帝登遐穆堂自北河入臨朝夕聚喪次始知其
學益老識益堅氣益厲而可任公卿之位無何果
起家為吏部侍郎巡漕運開府粵西總督直隸不
通問者復四三年其後穆堂亦掛吏議荷
聖上赦除典司別館編校暇日過從出其已刻散
體文示余則已數十萬言矣又踰年總其前後所
作別為三集各五十卷而屬序其正集其考辨之
文貫穿經史而能決前人之所疑章奏賦文則鑿

然有當於實用記序書傳狀誌表誄因事設辭必
有繫於義理使覽者有所感興而考鏡焉其平生
所志及已見於設施者即是編以求之抑可以得
其崖略矣穆堂自始進即得顯仕出入中外近二
十年任重而事殷其於誦數講習宜未暇遑而竟
能以文章振發於世豈非其材有兼人者與余終
世未嘗一日離文墨而智淺力分其於諸經雖粗
見其樊未有若古人之言而無棄者而文章之境
亦心知而力弗能踐焉觀穆堂所編未嘗不躊躇

命者有將事之榮而無失得之恤故人爭羨之遭
遇異時亦物情之不足怪者也吾聞古之贈行者
必告以所處今亮直之行也雖折衝口舌之勞無
事焉又其地絕海萬里政教所不經即詩人所謂
諮詢諏度者亦無庸以告也亮直夙以文學知名
茲其行也其耳目震駭乎乾坤之廣大而精神澡
雪於海山之蒼茫吾知其文章必有載之而出者
矣

送王翁林南歸序
余與翁林交益篤在辛卯壬辰間前此翁林家金
壇余居江寧率歷歲始得一會合至是余以南山
集牽連繫刑部獄而翁林赴公車聞一二日必入
視余每朝餐罷負手步階除則翁林推戶而入矣
至則解衣盤薄諮經誼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厭
苦諷余曰君縱志此地為園土身負死刑奈旁觀
者姍笑何然翁林至則不能遽歸余亦不能畏訾
誓而閉所欲言也余出獄編旗籍寓居海澱翁林

官翰林每以事入城則館其家海定距城往返近
六十里而使問朝夕通事無細大必以關憂喜相
聞每閱月踰時檢翰林手書必寸餘戊戌春忽告
余歸有日矣余乍聞心忡惕若暝行駐乎虛空之
際四望而無所歸也翰林曰子毋然吾非不知吾
歸子無所向而今不復顧子且子為吾計亦豈宜
阻吾行哉翰林之歸也秋以為期而余仲夏出塞
門數附書問息耗而未得也今茲其果歸乎吾知
翰林抵舊鄉春秋佳日與親懿游好徜徉山水間

酣嬉自適忽念平生故人有衰疾遠隔幽燕者必
為北鄉惆然而不樂也

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牽於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爲夫能爲衆人之所爲雖謂之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欺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桎焉而衆皆持中庸之論以議其後燕人劉君函三令池陽困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淮間嘗語余

日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見其涯若沉疴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庸無竒之道哉而其鄉人徃徃謂君迂怪不合於中庸與親暱者則太息深曠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願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之人貿貿然適於鬱栖坑阱之中有耳目者當其前援之不克而從以俱入焉則其可駭詫也加

甚矣凡務爲撓君之言者自以爲智天下之極愚也奈何乎不畏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劉君幸藏吾言於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以爲壽張頗僻背於中庸之言也

贈魏方甸序

余窮於世久矣而所得獨豐於友朋寓金陵則有同里劉古塘高淳張彝歎至京師則有青陽徐詒孫無錫劉言潔北平王或菴及邑子左未生劉北固而吳越淮揚間暫遊而志相得者又三數人雖貧賤羈旅未嘗一日而無友朋之樂也惟乙亥客涿鹿自春徂冬漠然無所向課章句畢輒登城西南隅坐譙樓望太行西山至暝而不能歸雖風雨之夕亦然自生徒及僕隸居人皆怪詫不知余爾

望溪集
時心最悲、思念平時所與遊處者、意愴、况不能自克也。踰歲東歸、將遂農力以事父兄、而家窮空、又時爲近地之遊、戊寅冬、督學滏陽張公招至、使院賓從雜然、酣嬉聒謔、而余孤子無與、不異客涿鹿。時有魏生者、居常嘿嘿、而意獨向余、問其世、則明天啓中、給事吏科、忤逆奄而死、厥獄者其曾王父也。次年春、滏陽公按試諸郡、惟余與生留舍署之。西偏庭空無人、時蔭高樹、俯清池、徘徊草露間、回憶曩者、客涿鹿時、與生寂寞相慰、轉若有以自得者。余倦遊、計以匝歲爲止、將就一二故人謀所以歸隱者、果竟得之、終老不出矣。然余縱得歸、而平生故交、自彝歎、未生外、皆飄零分散、無得安居、而從已所務者、用此常以自恨、而爲諸君子憂、而魏生言、自給事時、家無舊業、其父兄伯叔、父十數人、皆仰食於生、生之孤行遠遊、蓋自此始、而未知其所終也。然則生之別、又遺余憂者矣。

送余西麓序

昔公羊氏之說經也其謬戾多矣然猶幸顯悖於道不足以惑人而習而不察者莫如母弟之說故程子辨之以謂母弟者所以別嫡庶嫡死則母弟以次立非謂有疎戚於其間也夫春秋之以兄弟書者以其未有爵列故以其屬稱用別於公子之爲大夫者耳曷由知其母之同異哉程子所以不深辨者徒以解時俗之所惑而於經之本義有不暇詳焉耳自吾有聞見凡前子之於母後母之於

子一視如所生者十不二三得焉異母之兄弟篤愛而無間疑者十不二三得焉自子言之則爲不有其父自母言之則爲不有其夫豈非人道之極變哉而相習爲故常甚矣其不思也吾友余西麓博學有文名稱蓋州部而少壯未嘗一至京師近六十忽來游叩之曰昔吾有弟能服賈以養吾親吾是以能不離親於外也吾弟死而家落父不能葬母無以養故顛頓至此館於余踰年凡春秋霜露未嘗不痛其弟也風雨寒暑未嘗不念其母也一日告余將南歸曰吾女弟之夫死吾不歸吾母疾將作矣因叩其家事始知西麓少失母母撫之不異於所生而西麓之於弟妹亦終其身無間疑夫古稱孝者多以後母之不慈而彰而西麓之孝乃以母之慈而隱是其母子皆可風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兼著母弟曰弟乃公羊氏之過言而春秋本無此義以補程子之所不及云

贈潘幼石序

余數奇獨幸不爲海內士大夫所棄而有友朋之樂然每怪平生故舊其道同志相得者所遇之窮必與余類交淺者其困亦淺交深者其困亦深或始相得中道而棄余與余跡漸遠而其遇亦漸通或當世名貴人無故與余相慕用而屯蹇輒隨之吾不識其何以然旣而悟曰凡物之腐臭者有或近之則臭必移焉是何怪其然或曰非此之謂也物無知人強合之故其臭移焉人有知其臭味之

不同者孰能強之合也蓋必其氣之本衰或時之
已去而後乃與予相得焉子惡用自引咎哉潘先
生幼石余童子時以師友之禮交而先生常弟畜
余先生文行重江表方其壯盛未嘗一至京師老
而來遊閉一室諸公貴人有索交者一謝不通而
獨暱就余先生以貧故客遊至欲乏家事不問而
爲余教子嗚呼先生之趨舍可謂與衆異心者矣
夫昔之不余棄者尚或未知余之腐臭也今則夫
人而知之矣而先生乃好之加篤焉豈臭味之同
雖先生亦有不能自主者耶先生之歸也余在塞
上留書索余言贈所處因書此質之吾知先生必
憮然而歎余言之鄙也

送左未生南歸序

左君未生與余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趨形貌辭氣
早熟悉於劉北固古塘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
固各分散余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爲
久長北固客死江夏余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
生歸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余甚恨之辛卯之秋
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
作而余已北發居常自懟曰亡者則已矣其存者
遂相望而永隔乎已亥四月余將赴塞上而未生

望溪集
至自桐瀋陽范恒菴高其義爲言於駙馬孫公俾
偕行以就余旣至上營八日而孫死祁君學圃館
焉每薄暮公事畢輒與未生執手谿梁間因念此
地出塞門二百里自

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蓋人迹所罕至
也。余生長東南及暮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
川物色久與吾精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
數晨夕於此尤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爲
數月之聚而孫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

夫古未有生而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
觀子美之詩及退之永叔之文一時所與遊好其
人之精神志趨形貌辭氣若近在耳目間是其人
未嘗亡而其交亦未嘗散也余衰病多事不可自
敦率未生歸與古塘各修行著書以自見於後世
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何必以別離爲
戚戚哉

贈淳安方文軒序

文章之傳代降而卑。以爲古必不可復者。惑也。百
物技巧。至後世而益精。竭心焉以求其善耳。然則
道德文術之所以衰者。其故可知矣。周時人無不
達於文。見於傳者。隸卒厮輿。亦能雍容辭令。蘇秦
旣遂代厲。始脫市籍。馳說諸侯。而文辭之雄。後世
之宿學。不能逮也。蓋三代盛時。無人而不知學。雖
農工商賈。其少也。固嘗與於塾師里門之教矣。至
秀民之能爲士者。則聚之庠序學校。授以詩書六

藝使究切於三才萬物之理而漸摩於師友者常
數十年故深者能自得其性命而颺流餘焰之發
於文辭者亦充實光輝而非後世所能及也漢之
文終武帝之世而衰雖有能者氣象蕭然蓋周人
遺學老師宿儒之所傳至是而掃地盡矣自是以
降古文之學每數百年而一興唐宋所傳諸家是
也漢之東宋之南其學者專爲訓詁故義理明而
文章則不能兼勝焉而其尤衰則在有明之世蓋
唐宋之學者雖逐於詩賦論策之末然所取尚博

故一旦去爲古文而力猶可藉也明之世一於五
經四子之書其號則正矣而人占一經自少而壯
英華果銳之氣皆蔽於時文而後用其餘以涉於
古則其不能自樹立也宜矣由是觀之文章之盛
衰一視乎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各有由然而
非以時代爲升降也夫自周之衰以至於唐學蕪
而道塞近千歲矣及昌黎韓子出遂以掩迹秦漢
而繼武於周人其務學屬文之方具於其書者可
按驗也然則今之人苟能學韓子之學安在不能

望溪集 三五
爲韓子之文哉。吾同姓在淳安者曰文翰。以時文名天下。其於三代兩漢之書童而習焉。及成進士。則一以爲古文。其仕也。始出而顛人皆惜其年力之盛。強吾獨謂天將開之。而使有得於古也。其前之學。有可藉而後之。爲時也。寬聞吾言。可以速歸而從所務矣。

自命 贈李立侯序

書傳所記奮迹自己而立功名者衆矣。而德與言則常有祖若父淵源之自焉。其無可徵者。或緒遠而迹微於世。無傳焉耳。而可徵者。十常六七。非獨道術之所漸然也。其得於天清明秀傑之氣。實有以類相衍。而非衆人所得同者。余游好中資材。可與學古。而望其有立於德與言者。僅得數人。而幾於成者。蓋寡。其語人皆曰。吾爲境困也。時相迫也。而悔而自責。未嘗不曰。志之不固焉。夫功必有所

待而後成若德與言則根於心。達於學而與時偕
行者也。何境之能奪哉。吾晚交得李君立侯相國
安溪公之孫也。氣清而識明。甫踰冠於古人之學
已見其端倪。相國德業於時爲卓而經義則爭先
於前。儒立侯實朝夕承學。又其時則寬然也。其境
則泰然也。然則天之所厚而所就終遠過於吾儕
者。舍立侯其誰望與。抑余昔所交數君子其資材
與學所已至皆概乎能有立者也。彼年如立侯時
自命何如哉。而或終以無成。或少有得而不能盡
其才。卽余亦未嘗不爲之惜也。故於立侯之歸也。
爲道諸君子之所悔以贈其行。

送李雨蒼序

永城李雨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徧觀周秦
以來之作者而慎取焉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
者文雖工弗列也言當矣猶必其人之可故雖揚
雄氏無所錄而過以余之文次焉余故與雨蒼之
弟畏蒼交雨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余無所可而守
選踰年不因其弟以通也雍正六年以建寧守承
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余因是意其爲人必
篤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過之一見如

故舊得余周官之說時輟其所事而手錄焉以行之速繼見之難固乞余言余惟古之爲交也將以求益也雨蒼欲余之有以益也其何以益余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爲蔽而不見其是所學同則相爲蔽而不見其非吾願雨蒼好余文而毋匿其非也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雨蒼服官雖歷歷著聲績然爲

天子守大邦疆域千里昧爽盥沐質明而蒞事臨民一動一言皆世教人心政法所由興壞也一念之。不。周。一。物。之。不。應。則。所。學。爲。之。虧。矣。君。其。併。心。於。所。事。而。於。文。則。暫。輟。可。也。

送鍾勵暇寧親宿遷序

古之爲交也。粗者責善。而精者輔仁。至於爵位之相先。患難之相死。抑末也。鍾君勵暇始冠。余見之。其師所。其後時往還。而徒視以衆人。舒君子展者。勵暇之友。亦余所善也。雍正丙午。子展有憂。勵暇急之。遂視其疾。因治其喪。自杪冬涉三月上旬。迫試期。不輟。是年成進士。以家事留京師。會選期。不就。衆以爲疑。曰。吾二親皆近六十。假而官蜀粵滇。黔將若之。何噫。勵暇之情人。人之情也。然吾未見。

人之數數然也。叩其所學則誦易詩書治三傳。旁及屈氏莊氏之文。有年所矣。嗚呼！其前行蓋基於此乎？因與考三禮而講以所聞。其家事畢以未竟。余說留者復數月。庚戌九月將寧親於宿遷。乃正告之曰：君子之爲學也。將以成身而備天下國家之用也。匪是則先王之教不及焉。若以載籍自潤澤而號爲文儒。則秦漢以降始有之。是謂好文非務學也。君子之立身也。非比類不足以成其行。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入也。學也者。務一之也。其事必始於慎獨而終於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匪是而能一之者鮮矣。凡子之所已能。皆學者之疏節也。繼自今。其事乃日起而蹈之。益難。子往矣。繼自今。不學之友。日誑誘於外。而妻子交誑於中。吾懼子之有基而復壞也。吾病且衰。將不復見子矣。願子時誦吾言而勿自墮其力也。

送張又渠守揚州序

儀封張清恪公廉察江蘇始至未受印篆謁制府
卽迴車過余余固辭不獲命公入曰吾聞子有年
迫欲相見一論學耳余謝曰某未知學但聞守官
之大戒二其一義利也公於此旣矚然而不滓矣
進乎此則利害非知命而不惑者不能毋搖公喜
曰吾固知子之論學必篤也及公自閩移撫江蘇
首劾制府噶禮人皆爲公危而

先帝卒直公而黜制府方公與制府相持會余以

南山集牽連赴。照臨報衣公與師。林林會。以
詔獄制府遂劾公久閉余於官舍不知所著何書
而。先帝之矜余實自此始。用此知人生稟命各有所
錯。其惑於利害者。徒自毀其德義。而於利害之定
分實無毫末加損也。及余蒙
恩赦宥。而公亦內召。相見於京師。述前言爲忻暢
者久之。公有良子曰。又渠余未得見。已聞其名字
於鄉人。及爲戶部員外。未數月。粵東援

恩詔請免宿逋數萬。同官皆難之。君力爭。自復於
長官。獲免。粵西四川滇黔皆賴焉。由是知名。尋擢
正郎。踰年

特簡出守揚州。將行。乞言於余。余謂君於茲行有
所易。亦有所難。昔武侯之德在蜀。子瞻嗣焉。蜀有
善政。衆必歸美於瞻。今君所治。卽先公所撫之士
民也。未言而民先信之。令出而民爭趨之。事半而
功倍。此其所以易也。然少不如公。則邦人之責望
必過於他守。君早歲見知

聖天子公卿交薦異日名位之與先公並不足爲君期也所難者德義之繼承耳義利之介余知君必無愧焉其進乎此亦惟前所以告公者而已君既有意於余言則余將拭目而觀君之始政矣

送黃玉圃巡按臺灣序

康熙六十年夏四月朱一桂構亂臺灣殺總兵官據其城監司郡縣吏並逃散賴

天子廟算秋七月叛者悉得臺灣平其冬

命擇臺臣廉靜有才識者往巡視而余同年友黃君玉圃實承命以行余聞臺灣之將有反側也閩人及宦遊行賈者知之垂二十年矣蓋其地踔絕海中民不火食自混闢未通外人明亡鄭芝龍始入據之入

國朝四十年然後鄭氏歸命置郡遣吏農桑肇興
沃壤千里百產豐饒而土人愚蠢恇懦浮寓姦民
因得巧法承賦於有司而私其土役其人農收畜
產毫髮不得自專甚者猥雜其妻子而吏陰利姦
民之奉漫不訾省思亂者十室而九故一二姦民
煽數十百人遂戕大帥謀拒王師蓋陰恃土人深
怨以爲一旦可竊據也初鄭氏旣覆有謂此土宜
棄而不守者不知方其未闢於中國誠不足爲有
無今則民衆百萬粟支十年屹然爲海疆重地與
閩浙江南沿海諸鎮相應接則島夷洋盜不敢萌
窺伺內地逋亡者無所伏隱而菽粟百貨歲溢於
泉漳苟不能守則害亦視此故

天子加意撫循凡監司守令必選大府任舉屬吏
才實顯著者始調移之而大府所任率平時善事
其左右與作採辦爭先於羣吏者是以民重困而
上不知不至於爲國生患不止也夫粵東閩滇今
之吏所號爲沃區也而民困於無告視瘠土有甚
焉又功令凡邊塞山海要地吏雖已除大府得易

國朝四十年然後鄭氏歸命置郡遣吏農桑肇興
沃壤千里百產豐饒而土人愚蠢恇懦浮寓姦民
因得巧法承賦於有司而私其土役其人農收畜
產毫髮不得自專甚者猥雜其妻子而吏陰利姦
民之奉漫不訾省思亂者十室而九故一二姦民
煽數十百人遂戕大帥謀拒王師蓋陰恃土人深
怨以爲一旦可竊據也初鄭氏旣覆有謂此土宜
棄而不守者不知方其未闢於中國誠不足爲有
無今則民衆百萬粟支十年屹然爲海疆重地與
閩浙江南沿海諸鎮相應接則島夷洋盜不敢萌
窺伺內地逋亡者無所伏隱而菽粟百貨歲溢於
泉漳苟不能守則害亦視此故

天子加意撫循凡監司守令必使大府任舉屬吏
才實顯著者始調移之而大府所任率平時善事
其左右興作採辦爭先於羣吏者是以民重困而
上不知不至於爲國生患不止也夫粵東閩滇今
之吏所號爲沃區也而民困於無告視瘠土有甚
焉又功令凡邊塞山海要地吏雖已除大府得易

置其所任舉果有異於臺灣之羣吏乎由是觀之法雖良付之非人其不能究宣天子之德意而壽民以病國者可勝道哉君廉能夙著於吏部及臺中其能綏靖此邦已爲衆所預信然詩有之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凡此類皆可因使事而歸告也於其行也言以要之

再送余西麓南歸序

雍正八年議開博學鴻辭科

詔閣部院司府寺三品以上暨直省督撫學臣舉學與行兼者諸公多叩余以所舉余應之曰稱此者實難而辨所應舉則易夫行必有迹學與辭尤藝之外襮而與衆共之者非若德蘊於心或深潛而不易識也然必鄉國莫不知天下莫不聞然後舉者無作在人無疑是則匪易耳因自計執友之存者惟南昌龔纓孝水

江寧籍南昌人

歙縣余華瑞西麓

遊好之久者則嘉善柯煜南陔淳安方棻如文翰
乃以四人者汜詢於羣公皆曰是誠無忤矣或曰
其學與行信稱矣而舉者則非宜文翰前挂吏議
例不得與於斯其三人皆就耄矣徵之不能至至
矣能入試哉余曰雖然使士知實至而名必附無
求而志自通於風教亦小補焉及檄下則南陔疾
已亟矣喟然曰方君此舉使海內窮士聞之且鳴
咽耳孝水亦病不能行而西麓以乾隆元年孟秋
至余曰子尚能卽事耶曰吾腕不勝書數年矣固

以請而有地治者難之戚友致道齋念

明天子方興聖治吾扶杖天衢以觀德教且得與
衰殘執友講問逾時而歸此行豈虛也哉衆試畢

余告二相國將舉君爲太學六館師兼纂一統志
二相國以爲宜而西麓決意治行曰吾始願已畢
矣子視吾年力尚能有立耶將以爲名乎抑有所
利之也西麓孝友文學爲鄉國所衆信久矣茲行
也又以見君臣朋友之義進退辭受之衡故詳敘
之以贈其行

以飲其行

以良言曰觀之

以良言曰觀之

以良言曰觀之

以良言曰觀之

以良言曰觀之

以良言曰觀之

以良言曰觀之

以良言曰觀之

以良言曰觀之

以良言曰觀之

以良言曰觀之

以良言曰觀之

以良言曰觀之

以良言曰觀之

以良言曰觀之

以良言曰觀之

以良言曰觀之

贈宋西狝序

雍正壬子春余道逢相識人甫下車適有過而與言者叩之則亡友之子宋華金西狝也接其語觀其詩久而益有意於其人西狝大父冢宰公及父山言再世以詩名余為諸生冢宰巡撫江蘇降爵齒而禮先焉山言年較長而視余若其所嚴事者觀西狝之詩與其為人雖得之性資抑祖若父淵源之所漸也余夙有作序之戒而西狝以為請乃誦其所聞而使自擇焉先君子有言自晚周秦漢

以來治文術者代降而卑皆以爲氣數使然非也古之以文傳者未或見其詩以詩鳴者亦然唐之中葉始有兼營而並善者然較其所能則懸衡而不無俯仰矣自宋以降學者之於文術必徧爲之夫是以各涉其流無一能窮源而竟委也如曰氣數實然則建安以後之綺麗有陶潛者出而渾然元古矣李白杜甫興於唐而六朝雜家盡爲所掩今子於詩旣得其徑塗苟日進而不已豈惟接武於先人安知不遂與古人相角逐乎曩子欲兼治古文自今以往無庸也子之年長矣少壯之心知旣役於時文而今有官守日力之留餘者雖壹併於詩猶恐其術之難竟也而又可兼務乎若夫植志行身之義守官制事之方苟欲稍異於衆人而自儕於古人其事更有艱且大者卽文術可置而勿事也若尙能兼則又詩之所藉以增重也西玃能篤信吾言他日宦與學皆成而出其詩以質於世卽以是弁於簡端可矣

送雷惕廬歸閩序

余嘗與漳浦蔡聞之太息生才之難計數平生朋好如賓實滄洲後生中尚未見堅然可信其幾及者而况古之人乎聞之曰吾門雷生卽後起之賓實也始生見余於聞之齋中卽命請業於余余固辭而答以儕輩之稱者凡四三年至是始受而不辭乾隆四年冬其父惕廬至京師生以告曰吾父茲來蓋以察鉉守官之志行又念漳浦師歿未知所學於先生者何似也翼日君過余氣肅而容安

語無枝葉自是益有意於其人將歸鉉請曰吾父願得贈言以不虛此行惟鉉亦望先生爲揭父師勗厲之心以爲此生之銜勒也昔曾子論大孝尊親其實在國人稱願以爲君子之子是謂成其親之名以俗觀之則君之所以教與鉉之所以承者已足爲鄉人所稱願矣然欲得此於海內之士君子則必重自砥礪要以終身而後可定焉至百世以下使人推原於所生必曠世一見之人振古以來可指數也由是言之鉉將無負於余與聞之之

所期則如賓實諸君子而可矣欲盡尊親之道而遠希曾子之所云則其事蓋未有終極也君家閩粵竟世爲諸生潛德隱行余無從而得之凡爲人子者莫不欲歸美於其親鉉所稱亦未可徵引第君之來也將以察鉉守官之志行則所以自檢其身者必嚴矣以余爲羣士所背馳而獨信予言之無棄則其胸中必確乎有主而不隨時爲俯仰卽此可以定鉉之所嚮矣故於其歸也遂見於文俾其鄉人及海內士君子異日皆有考於余言

其已未九月先君至都不習北方水土計春暖南
歸曰吾無他覲汝能得方先生贈一言乎旋遘
病且亟先生文不苟作以欲爲鉉慰先君急爲
之方成草而先君遽捐館不及見矣嗚呼痛哉
展卷志摧不啻誦蓼莪也父師交責在三之義
何以無負尚忍自甘惰棄終於不肖之歸哉辛
酉十一月不孝鉉泣血記

送官庶常覲省序

始子叩吾廬欲為弟子而吾辭之堅非相外也計
將為講誦之師則衰疾多事無日力以副所求將
有進於是者則吾身之無有而又何師焉及再三
云則不復辭以窺子之心神若誠有志於謀道者
吾身雖不逮儻誦其所聞而得能者吾志猶有寄
焉古人之教且學也內以事其身心而外以備天
下國家之用二者皆人道之實也自記誦詞章之
學興而二者為之虛矣自科舉之學興而記誦詞

其已未九月先君至都不習北方水土計春暖南
歸曰吾無他覲汝能得方先生贈一言乎旋邁
病且亟先生文不苟作以欲爲鉉慰先君急爲
之方成草而先君遽捐館不及見矣嗚呼痛哉
展卷志摧不啻誦蓼莪也父師交責在三之義
何以無負尚忍自甘情棄終於不肖之歸哉辛
酉十一月不孝鉉泣血記無鈔

知其送官庶常觀省序

始予叩吾廬欲為弟子而吾辭之堅非相外也計

將為講誦之師則衰疾多事無日力以副所求將

有進於是者則吾身之無有而又何師焉及再三

云則不復辭以窺子之心神若誠有志於謀道者

吾身雖不逮儻誦其所聞而得能者吾志猶有寄

焉古人之教且學也內以事其身心而外以備天

下國家之用二者皆人道之實也自記誦詞章之

學興而二者為之虛矣自科舉之學興而記誦詞

章亦益陋矣。蓋自束髮受書，固曰微科舉，吾無事於學也。故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科舉之知及其既得，則以為學之事終而自是。可以慰吾學之勤，享吾學之報矣。嗚呼！學至於此，而世安得不以儒為詬病乎？今子得館選，未數月而告歸，省母。是子知學以得身而識所祈嚮也。雖然，所以務學之根源辨之，尤不可以不審。將以為名，則自致於父母兄弟者，皆可以見美於人，而賊吾之本心。將以既其實，則所以備天下國家之用者，皆吾性命之

理而不可以苟遺矣。自省自克於二者之間，而防其心之偷，乃百行之源。學者之始事也。子之歸也，果能專篤以厲所學，深固以植其行，俾泉漳之間後起者以為表的，則吾與子之為師為弟子所關不細。若曰吾既有所得，以為親榮，可以優游而卒歲矣，則皇皇焉欲自得師義焉，取哉！吾平生非久故相親者，未嘗假以文懼吾言之不實也。而特表子王父之墓，蓋粗得其略於所治武強之士民。又將憚子之志，而因以相砥淬耳。然記不云乎：大孝

尊親使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是乃君子
之所謂孝也子能用吾之言以成其身則所以樂
其親而榮其祖者大矣於其歸也申以勸之

其親而榮其祖者大矣於其歸也申以勸之
識其歸也申以勸之
不識其歸也申以勸之
其歸也申以勸之
其歸也申以勸之
其歸也申以勸之
其歸也申以勸之
其歸也申以勸之
其歸也申以勸之
其歸也申以勸之

送吳東巖序

康熙乙未仲春吾友東巖南歸過余為別將行曰

子不能歸吾不能復來茲為永訣矣因相持嗷然

而哭不能自抑也憶癸酉丙子間余試京兆則聞

世胄以學行重朋齒者三人曰歙縣吳東巖山陽

劉紫函寶應喬介于而三人者皆與余一見如舊

識紫函介于號為能時文而東巖兼治古文或謂

古之道不宜於時東巖弗顧也每榜後羣士舉積

學而上壅者與苟得者相提而論以病有司之枉

此三人必在所計數然其後二十餘年更八九舉而卒無一得者焉丙子後介于昭徐授經於寶應因往來淮揚間而東巖適授經於廣陵故余冲歲與三人者相見但為多有余講難介于省余於金陵及出刑部獄復再至京師而東巖亦至回思少壯游從燕市時不獨二君子以隣余而余亦以隣二君子介于之歸也余儻然若無所依而今東巖復長往將何以處余乎東巖歸將道淮以徑於揚其以余之狀語紫函而為叩介于尚能北來以慰

余之索居否也

贈石仲子序

東村山人幼邁疾弱足而志甚偉有二子並英特其長子為諸生余見其試牘謂當早遇尋成進士入翰林有聲仲子八歲能舉巨石重三鈞將冠與虎士搏可仆四三人山人欲余為文以勸之而未暇也余南歸踰年以書來告曰次兒得沒人之術能舍舟楫而越江河矣又踰年來告曰近使受書補幼學蓋山人自大父以來皆官禁闈階崇祿厚故身雖不仕常望其子輸力竭忠而赫然有所樹

立也往者余以衰殘荷以飲以而以極以有以也
世宗憲皇帝暨自以入以本以春以官以禁以園以胡以崇以林以鳳
今上搜揚俾贊閣部教習庶常竊慮辭章聲律未
足以陶鑄人材轉跼其志氣使日趨於卑小欲微
朱子學校貢舉議分詩書易春秋三禮為三科而
以通鑑通考大學衍義附之詩書易附以大學衍義春秋附以通鑑綱
目三禮附以文獻通考以疑義課試當路者多見謂迂遠不
近於人情惟高安朱可亭江陰楊賓實所見與余
同久之亦以違衆難行止余余猶欲發其端乃奏

河北五路及邊方人不諳聲律宜專治經史果格
於衆議乃私擇其有所所嚮者喻以宜取幼所熟
四書語反之於身以驗其然否三分日力以其一
討論通鑑中古事每相見必舉古人處變而得機
宜遭危而必伸其志者以警發之山人之長子為
庶常時聞之有素矣今仲子學書舍此亦無可置
力者夫陸行不避兕虎水行不避蛟鼉極所能不
過偏裨之壯猛者耳具大將之才識而一歸於忠
孝非深究古今事物之變而概乎有聞於道者不

能果能不誤於所趨庶其終有立乎若專恃藝勇
或假學誦為進取之資則山人本所以教者豈為
此哉遂序之以報山人當有味於余言

贈介菴上人序

佛之徒而儒行者曰介菴雲南昆明人從其本師
蘭谷至京師蘭谷閉門學易絕人事者十餘年獨
時就余講問經義介菴侍側其意所向無纖微不
先得者余嘗就其溷廛修潔如小齋叩所以則下
通水流躬盪滌日日而新之蘭谷之卒也以腹疾
困林褥無晷刻之寧凡五旬有七日介菴面若非
人期年之後深墨之色始少變而未復其常余自
反所以奉吾親不能如是之誠壹也蘭谷之書歲

時必易稿介菴隨手錄所增芟皆能默識雞鳴而
起端誦尚書毛詩莊屈左馬之文夜分不輟而拚
掃炊烹以事其師者細大無遺余學於父兄未嘗
有師而承師務學如其篤專者所見亦甚罕也
嘗勸介菴宜蓄髮反為儒喟然曰吾師早見及此
矣某始冠予千金命之淮南定居於其鄉蘭谷如
髮于雲南立室家為視先人家墓曰吾已自誤不可更
誤人時某以師年已至不忍離今長矣懼以家伯
累而學與行終無所成為天下笑且某亦有兄弟

之子以續吾宗此身得寬然天壤間百事不問而
獨從所好苟再誤悔其可追介菴楷隸書數十年
少倫比鐫篆為時所珍其持身交友遠於流俗者
非一端而余獨標其志行以覺吾子姓兼示儒衣
冠號為孔氏之徒而行則背之者

高素侯先生四十壽序

苞聞古之學術道者將以成其身也孔子語曾子
所謂大孝尊親者使國人稱願皆曰君子之子也
自科舉之法行士登甲科則父母國人皆曰其名
成矣所謂顯揚莫大於是矣人心蔽陷於此者蓋
千有餘年吾師宛平高公少時遭家震愆太公倅
某縣以事戍黑龍江世父命公守市肆公且市且
讀書卒成進士入翰林上書求代戍詣通政司都
察院皆不能達會贖罪例開乃涕泣告請於師友

卒贖太公以歸祖母段太孺人年九十母子重見
又六年始考終及公視學江南太公太母猶逮養
都人士莫不歎羨自世俗言之則公之名既成即
君子觀之事父母亦可謂能竭其力者矣然余觀
北宋丞相富公節義功烈與韓魏公相匹而眉山
蘇洵上書謂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今
公為文學侍從之官嘗主鄉試視學政不失士心
亦守官者之常余居門下數年竊懼公循致高位
而碌碌無所成也康熙壬申公自翰林改官京卿

會強仕之期故舉蘇洵告富公者以為壽

張母吳孺人七十壽序

以文爲壽明之人始有之然其知體要者尚能擇
其人之可而不妄爲而壽其親者亦必擇其人之
可而後往求今之人則不然其所求必時之顯人
而其文則傭之村師幕賓無擇也其所稱則男女
之美行皆備而不可缺一焉而族姻子姓之瑣瑣
者並著於篇夫古之良史其紀事也直而辨簡而
不汙雖帝王將相豪傑賢人所著多者不過數事
而况鄉曲之人閨中之女婦乎言孝者稱舜與曾

聖賢集
閔。非。他。聖。賢。之。不。必。然。也。人。之。行。或。遭。變。以。抵。其。極。而。稱。人。者。必。舉。其。尤。以。見。異。也。且。古。人。之。事。其。親。可。以。致。隆。者。無。弗。致。也。而。善。與。惡。則。不。敢。誣。惡。之。可。掩。者。掩。之。而。已。其。身。所。絕。無。之。善。則。不。敢。虛。加。焉。古。人。之。於。友。求。無。不。應。也。而。稱。其。善。以。著。於。後。則。不。敢。過。蓋。以。善。之。未。有。者。虛。加。於。親。則。爲。不。誠。於。其。親。稱。人。之。善。而。過。其。實。則。其。文。無。以。信。今。而。傳。後。非。知。道。之。深。豈。能。無。惑。於。此。與。張。君。自。超。余。所。見。事。也。太。夫。人。七。十。命。予。以。文。叩。所。以。爲。文。

者。而。張。君。曰。吾。母。之。壯。也。事。皆。聽。於。吾。父。既。老。而。吾。長。焉。皆。女。婦。之。常。耳。獨。不。喜。吾。應。舉。求。仕。此。吾。所。以。無。汲。汲。干。進。之。心。也。噫。張。君。非。事。親。之。誠。知。道。之。深。而。能。爲。是。言。與。卽。夫。人。之。賢。可。知。矣。古。之。遭。變。而。見。稱。者。非。其。人。之。願。也。當。其。常。則。務。道。之。盡。而。無。爲。名。焉。周。之。初。后。夫。人。之。德。著。於。詩。者。皆。女。婦。之。常。也。其。所。以。傳。者。蓋。將。用。之。閨。門。鄉。黨。邦。國。以。化。天。下。而。爲。聲。教。焉。虞。夏。以。前。女。婦。之。賢。聖。者。衆。矣。豈。是。之。不。能。盡。與。而。無。傳。焉。者。務。道。之。盡。

望溪集
而無爲名也。夫人處常而不務爲名，卽道之盡可知矣。所不喜於張君者，以道之盡責張君也。張君歸誦吾言，以稱觴於堂，吾知夫人必忻然而樂也。

李母馬孺人八十壽序

自周以前，女婦之傳者，多以德。秦漢以後，多以節。與才而最幸者，莫若以子之賢。古之時，女教修明，婦人之有德者衆矣。而易詩書春秋所稱，非后夫人，則帝王公侯之女婦也。然則有德而無聞焉者，多矣。其以節與才顯，必所遭有大不幸者。然自北宋以後，十室之邑，著貞烈者，必有數人焉。其鄉里之人，有稍遠而不知其名氏者矣。而以子之賢傳者，炳然可計數也。然則爲人子而能以其母傳尤

孝之大者與抑吾觀自古才知功名之士其父母不必盡賢者有之矣而學士真儒不獨父多賢母亦多賢以世所聞類所不聞概乎其不爽也豈非氣稟之相承實與夫雜糅者異與燕之南有賢人焉曰李塏剛主其父孝愨先生與博野顏習齋號北方之學者其生母馬孺人孝愨之側室也事嫡如母嫡馬孺人愛之如同生孝愨之母倚之過於羣子婦始吾見塏之賢而幸其能以孺人顯也及悉於孺人之事而後知孺人之賢實有以啟塏焉塏所學非一世之業也孺人之賢蓋將歷久彌彰而爲後世所計數焉以視夫凡婦人之壽考者異矣歲秋八月孺人八十塏來乞言因稱此爲孺人壽而又以使塏益自厲也

胡母潘夫人七十壽序

吾友胡君錫參於其母潘夫人六十時請余文述其志節與教諸孤者以壽余曰非古也有暇則傳以詳之丁酉春錫參北試京兆日以吾母教余兄弟之勤終不能不惓惓於此故承命以來其秋果得舉冬十有二月請余曰獻歲正月吾母七十矣將使仲弟西章歸爲壽子姑以一言先之可乎余觀書傳所記富貴顯榮之人其生也不擇其世者有之矣若賢人君子則非獨其世隆也亦兼稟於

母德焉。自吾與錫叅遊而意其將爲賢人也。及其先世及母夫人之志節而益信其終有立也。然錫叅近五十矣。其學與行置之衆人之中。雖有異焉。而迫於羈窮不能直推而前。以躡古人之迹者多矣。夫人之以科目望錫叅。蓋父若祖及胡氏之先皆自於此。故結於習見而不能不以此爲重也。今錫叅既有得焉。以慰其親。斯足矣。若假道於此。以求爲富貴顯榮之人。則夫人前之所以教者。豈其然哉。繼自今錫叅舍是而務其遠者大者。則其無曠先緒而顯夫人之志節。有什百於此者矣。西章歸其稱。是以爲壽。

望溪集
卷之六
六
蔣母七十壽序

康熙五十二年七月余在塞垣友人蔣錫震自京師以書來曰吾母七十矣吾少孤家貧母撫且教以至於今艱難可無述而知也子爲文以壽可乎余少讀戴記見先王制禮所以致厚于妻者視諸父昆弟而每隆焉疑而不解也旣長受室然後知父母之安否家人之睽睦實由之又見戚黨間或遭大故遺孤襁褓其宗祀與家聲皆係于女子之一身而諸父昆弟有不可如何者然後知先王制

禮。乃。述。天。理。以。示。人。而。非。世。俗。之。淺。意。所。可。測。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
節。而。不。可。奪。也。是。三。者。賢。人。君。子。之。所。難。乃。委。巷。
之。女。子。一。入。室。而。義。當。以。此。責。之。其。責。之。也。專。以。
嚴。則。禮。之。敢。不。重。歟。夫。婦。人。尚。志。節。固。已。而。立。孤。
尤。難。能。食。之。而。不。能。教。非。所。謂。可。託。也。又。或。斃。獨。
無。依。則。紀。衣。食。持。門。戶。其。難。有。過。于。寄。百。里。之。命。
者。若。太。夫。人。於。蔣。氏。信。可。謂。艱。貞。而。無。負。於。寄。託。
矣。以。余。所。見。婦。人。著。志。節。者。賦。命。多。蹇。子。姓。成。立。
者。希。蓋。造。物。者。既。以。節。顯。其。身。他。福。祥。或。不。能。兼。
與。而。太。夫。人。獲。天。祐。康。寧。壽。考。錫。震。成。進。士。從。容。
色。養。鄉。里。傳。爲。美。談。閨。門。之。內。聞。而。興。感。於。女。教。
所。關。不。細。因。書。遺。錫。震。以。慰。其。親。且。使。衆。著。于。先。
王。之。禮。意。焉。

汪孺人六十壽序

昔賢人之制夫婦之禮也。其合離厚薄。一視其所
以事父母而已之私不與焉。故婦順成內和而家
理以衆人觀之事淺而情暱莫如夫婦之居室矣。
而婚禮之樂歌曰德音來括。又曰令德來教。其卒
章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君子所望于賢師友
而不可必得者。而以責于始入室之婦人。詩人豈
故迂其義哉。蓋不如此不足以盡夫婦之理。而爲
人倫之極也。杖屨之三章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男女睽隔不自言其傷而獨以憂其舅姑爲大感。女子之志行若此豈非所謂高山之可仰景行之可行者與。吾友曹晉袁少孤貧客遊授經以養其母近三十年其妻汪孺人能喻其志曲折致忠養不異于晉袁而太夫人以忘其憂晉袁兄弟七人皆同居有得于外孤者嫠者先取足焉孺人布衣糲食常不充晉袁間語孺人曰吾久客雖以養顧亦使嫠知有夫者常獨居無懊恨耳孺人自是恩禮有加而嫠者以忘其苦太夫人之終也晉袁適

遠遊孺人久弱足匍匐在視太夫人執其手大號痛哀動左右晉袁性剛直治家素嚴于妻子淡如也至是感孺人誠孝相敬愛老而彌篤蓋晉袁之刑于妻與孺人之順于姑而宜其家人者按之古者夫婦之禮可謂合矣己亥季夏孺人六十其子恒占將請余文歸壽其母而晉袁數止之蓋知余之艱于文尤病以文爲壽之非古也而其子卒固以請余嘉孺人之行幾近于詩人之所云而傳其事將有裨于女終于是乎書

